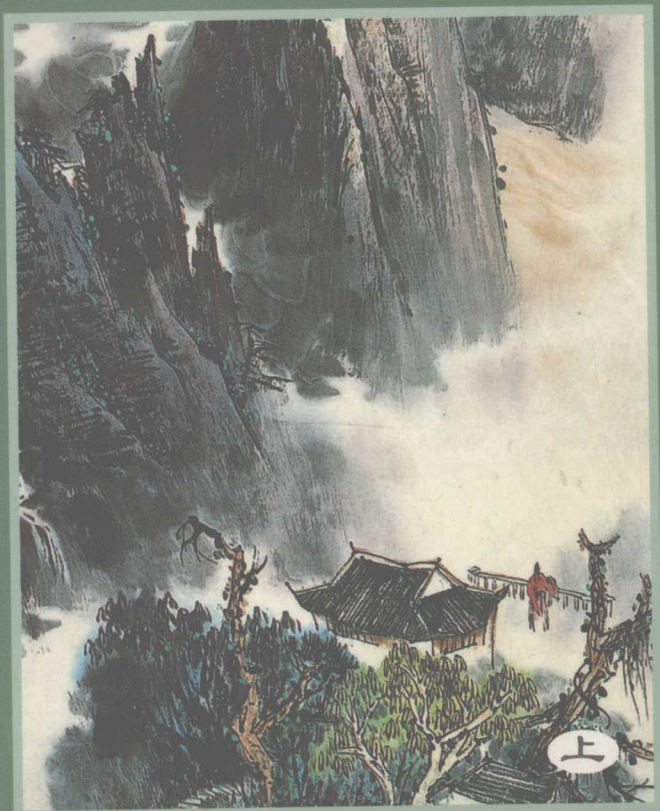


云 中 岳 武 侠 精 品

剑仗天涯

仗剑天涯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I247.5

3337

(1)

中岳武侠精品

仗劍天涯系列

劍
仗
天
涯

(上)

台灣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仗剑天涯/云中岳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4

(云中岳武侠精品)

I. 仗… II. 云…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5889 号

仗剑天涯系列

剑 仗 天 涯 (上下)

作者: 云中岳 组稿: 钮琦 责任编辑: 王岩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印 刷: 中牟华书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30

字 数: 300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0-170-7/I·089 (全 12 册) 定价: 240.00 元

写在前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与香港的武侠小说，自式微遭递断后期，奋然蜕变以新面目崛起。正当跃然茁壮期间，文坛随即出现不同的声音。批评与赞誉各趋极端，因而掀起所谓武侠小说论战风潮。当时，似乎真正执笔的武侠小说作者诸先进，并没积极挺身而出，为自己的作品辩护，默默地为这片园地耕耘。

笔者当年枵腹从公，与文坛并无渊源，意识中仅感觉出，反对与批评的声浪中，某些人士似乎曾以文坛大师胡适先生对武侠小说几句讽刺性的话作蓝本，口诛笔伐作了极为严苛的批判，似欠公允。

笔者读史囫圇吞枣，不甚求解。但对古春秋游侠，颇心向往之，太史公并没摒弃这些侠而为之立传。这些渊源于墨家的游侠豪客历史，一度曾经光芒万丈，比东方日本的武士早一千年；比西方的剑客早两千年；比美洲的西部英雄早三千年；源远流长，任由他们淹没在变化有如沧海桑田的历史洪流中，实在有点可惜。

无可讳言，历史无情，适者生存。这一阶级的豪客们，不得不接受自然发展率的无情淘汰，自晚唐以降，便已日渐式微，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终极则变；明清两代，又复以多彩多姿的面目出现，可惜已非本来面目，蜕变为品流复杂的三教九流江湖人士，在光怪陆离的环境中挣扎图存。但笔者仍然相信，其中仍有一些人，依然保持有古春秋豪侠的精神与风骨，默默地存在于市井中，受到市井

小民的尊敬，甚至崇拜。

小说有千百种，良窳互见各有千秋，好坏都有其存在的环境背景，问题是读者能否明智地抉择取舍。往昔男不许看《水浒》，女不许看《西厢》，避免败坏人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回，读者有权欣赏与探索哪些作品值得品味。因此，武侠小说论战，触动笔者内心深处，对古春秋豪侠的向往情怀，觉得该写下一些逝去了的脉络与传承，供读者于茶余饭后，意念飞驰在遥远的岁月涓流中，舒解因生活而产生的紧张情绪。

写作动机十分单纯，念生意动想到就写，秉一枝秃笔，写下一系列自认为主题不算歧异的作品。此期间，幸而苛责的声音，并不比谬赞的声浪高，聊可告慰，十分感谢读者的支持与鼓励，让作品得以流传。

笔者的作品散处海内外刊行，自小短篇至百万字长篇，先后在报章杂志刊载，显得杂乱无章，以致伪书充斥坊间，读者与笔者同蒙其害，确有整理统筹发行的必要。

承蒙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抬爱，慨允以云中岳新武侠小说全集名义，作有系统地发行，深感荣幸。今后，读者将不再受伪书所愚弄，可窥云中岳作品全貌。特向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鼎力支持全集发行的盛情，致上衷诚谢忱。

云中岳

2004年元月于台湾台中市寓所

目 录

第 一 章	天涯浪客	(1)
第 二 章	惊见复仇	(20)
第 三 章	难识庐山	(41)
第 四 章	虹剑狂生	(61)
第 五 章	灵猫戏鼠	(80)
第 六 章	初闯敌堡	(99)
第 七 章	螳螂捕蝉	(118)
第 八 章	怒诛僧道	(138)
第 九 章	探聚宝楼	(158)
第 十 章	剑下留情	(176)
第 十 一 章	勇追穷寇	(191)
第 十 二 章	野鹰戏凤	(211)
第 十 三 章	浪女入怀	(229)
第 十 四 章	志同道殊	(248)
第 十 五 章	狂生惹祸	(268)
第 十 六 章	美女遭劫	(286)
第 十 七 章	英雄救美	(304)
第 十 八 章	百密一疏	(323)

第一章 天涯浪客

晋南的春天，仍然是寒风刺骨，春来得晚，中条山的一些山头，仍是白皑皑地冰封未解，罡风挟着阴雨扫过平原，地里的麦子拼命往上长，田野一片青绿。

这几天总算天青气朗，暖洋洋的太阳从云缝中露出笑脸，赶走了寒气，可爱的阳光给旅客带来了欢愉。官道上的烂泥逐渐干实，车马行走不再寸步难行，旅客们的老羊皮大袄不必再穿在身上了。

三月天在这条山西南北大官道上，天气的确令旅客极感不便，时雨时晴，雨时寒风刺骨，晴时就得脱衣。往北走，愈走愈冷；往南行，一天比一天暖和。所以带的衣裤不能少，雨具也必须准备不能不带。

那些长行的旅客，乘马的马包也就特大。徒步的旅客更糟，背或挑的行李也就又大又沉重。

从北面来的三匹马和一辆客车，三位骑士的马包就像贩货的单帮客那么大，一眼便可看出是走长途的外地旅人，所穿的羔皮外袄却不像是单帮客。

引人注目的是，前面的鞍袋是名贵的精品。更引人注目的是：三人都佩了防身的剑。

万历年间的山西，几乎可以用遍地萑苻四个字来形容，带了兵刃走路是绝对合法的，官府不会过问。有了兵刃，至少可以对

付一些小毛贼。

但如果碰上大群啸聚的强盗，假使逃不快，带了兵刃反而会送命，一二十把刀剑，决难挡住蜂拥而至的盗群，结果只有一个：死而后已。

山西南部总算治安还不差，至少没有啸聚的盗群。这三位骑士带了剑，小股盗匪真不敢撒野。

三骑士都是精眉大眼，健壮剽悍的中年人，三二十个毛贼，看了他们的外露英气，想打劫还真缺乏勇气，不会冒失的用大本钱做这笔小买卖。

大车是太原山西骡车行，行走南北的定期客车，终点是蒲州，往返蒲州太原，每逢一三五发车，整整要行驶半个月，天候恶劣就不知到底要走多少时日了。

大车是三匹馭马，俗称三套车，货运车则用三匹骡，一匹马，称四套车或骡车，不能用来赶路。

车内大概有十至十六名旅客，车把式有两位，普通旅客花不起这种高贵车资，所以乘客绝不是穷苦的百姓，至少必须付得起三十余两银子的车资和食宿费。那年头，三十两银子可以买六七亩地。

大车后面，也有一人一骑。

这位骑士年轻力壮，二十余岁在壮年，身材修长，穿的墨绿骑装是灰缎制品，相当名贵。外面加了一件同色的油绸大氅，既可挡雨，也可保暖。

人长得一表人才，剑眉虎目，留了两撇小胡子，以增加成熟老练的气概，虽流露出三分英气，但气势并不迫人，反而给人有和气、坦率、爽朗等等良好印象。

马包不大，身上也没带兵刃，马鞭却与北方人使用的一柱一络皮马鞭不同，只是一根普普通通的柳枝，软软柔柔地，可知装饰的作用比鞭马多，不适宜鞭马。

日色近午，前面里余路右出现一座三家村，一座有棚的食店，一座满像样的歇脚亭。另一座房舍前广场很宽阔，设有驻车场拴马桩，方便旅客停车驻马。

“前面是歇脚站。”大掌鞭扭头向蓬车内的旅客招呼：“歇息半个时辰，客官们可以用膳。水囊里多添些水，下一站三十里才能有地方供应茶水。”

前面的三骑士，已经在食店前下了坐骑。

官道上旅客零零星星，午间进食时光，所以路上旅客甚少，都已经先找地方歇息了。

车后的年轻骑士不急于赶路，一直就悠哉悠哉任由健马自由驰骋，健马乐得偷懒，一步一顿慢慢走步。

忙碌了片刻，旅客们都聚集在食店的店堂进食。

蓬车内的旅客共有十五位，其中有三位妇女，所有的旅客，都是年在三十左右，似乎颇有身份的男女，分为三桌进食，三位女客占了另一桌。

食厅宽敞，有十二副座头，两位车夫不在食店进食，驻车的房舍是车行特约的歇脚站，有人照料车夫，另有人照料车马。

食厅原有十二位旅客，各自进食似乎不是结伙而行的，有老有少，有几位穿了骑装，显然有坐骑代步，其中有四个人带了刀剑，神色与举止，皆流露出浓浓的江湖味，随时皆表现出剽悍精明的江湖好汉气概。

三位骑士占了一副座头，也流露出江湖豪客的霸气，说话中气充沛，虎目神光炯炯，说的话带有浓浓的京腔，一听便知不是山西河南一带的人，是不折不扣的浪迹豪客。

年轻骑士没流露出江湖味，倒像一个在外看世面的豪门子弟。

他腰带上所佩的名贵精绣荷包，就是豪门子弟时兴的饰物，肋下挂着的旅行用革囊，也比江湖人常用的百宝囊精巧名贵多

多。

他没带兵刃，也没系皮护腰，不像好勇斗的豪门子弟，也不像老实纯朴的士农工商人士。

他与两名先来的中年旅客共桌，叫来羊肉泡馍，再加上一盘美味的神仙肉（驴肉脯），一壶汾酒，先一口便咕噜噜把一壶酒喝干，再慢慢撕着悠闲地进食，这种进食的粗野吃法，还真引起一些人好奇的注视。

三位佩剑骑士也叫了酒，但一口口慢慢品尝。

“小二哥。”那位最年长的旅客，用带有京腔的嗓音叫住了送菜来的店伙：“这里天气不错，哦！路上旅客不多，这里是什么地方？”

“客官看到路边那座凉亭吧？”店伙计含笑反问。

“不错，很壮观，好久没见过这种大型凉亭了。”

“四周古柏围绕，晋南百里内，没有比这座更好的凉亭了。”

“是不错。”

“叫柏亭。”店伙用充满自豪的神情说：“所以，咱们这里就叫做柏亭阜，亭东的土丘就更好的柏树林，更东就是小村。”

“柏亭阜，名字很不错。”旅客顺口敷衍：“这里到解州还有多远？”

“解州？这里没有……哦！客官府上是……”

“噢！你问这有何用意？在下家住京师昌平州。”旅客眼中有警戒的神色。

“这就难怪了。”店伙毫不介意微笑：“客官要问的，是产苦盐的那座州。”

“听说产盐……”

“往西二里地，便是盐池的北泽。”店伙往店门外一指：“在这里看不见，土冈树林挡住了。咱们这里，客店问解州不会有人知道，咱们称喊州，柏亭阜就属喊州管辖。往南还有五十里左

右，客官今晚一定可以赶到喊州落店投宿。”

“喊州？”旅客笑了。

“对，外地人称解州，咱们叫喊州，解字读叫喊的喊，不读解。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要问喊州的故老，才能解答这个谜。小的是平阳府人氏，不知道。”

“呵呵！真是无独有偶。”旅客大笑：“咱们京都真定府，有一座柏乡县，地当南北大官道。那个柏树的柏不读柏，读搬乡县。你这里叫柏亭阜，最好改叫搬亭，会不会被人把亭子搬了走？呵呵！”

一阵大笑，有许多旅客也跟着大笑。

年轻旅客不笑，剑眉深锁，注视出现在店外凉棚中的几个新到旅客。

隐隐传来急骤的蹄声，有大群健马来自北面，不像是走长途，而是策马赶路。

四个人，一个穿红衣裙，外加雪白披风，风华绝代的年轻少女，两位中年男女随从，一个同样穿了朱红短衫裤的十一二岁俏丫头。少女佩剑，男女随从佩刀。

由于四人手中都有精制的马鞭，可知必定是乘坐骑而来的。少女穿裙，骑马如果飞驰，裙袂飘扬，必定大有可观，路人侧目。

四位并没打算入店，在店外向北眺望，似被大群健马所吸引，好奇地驻足观看。

“她怎么到北地来了？”年轻旅客喃喃自语：“总不会是江南的糜烂生活过腻了吧？”

蹄声如雷，马群渐近。

店伙走了，中年旅客的邻桌，一位年约半百出头，秃顶凸肚佩了泼风刀的旅客，找上了中年人。

“在下听说过你们二位。”秃顶旅客笑吟吟地说：“三位从京

师来，怎么走山西道？”

“从五台山动身的，当然是走山西道。”中年旅客瞥了对方一眼，眼中戒意重现：“你知道咱们结义三兄弟？咱们眼拙，请教阁下尊姓大名……”

“山东褚安平。”

“哦！大名鼎鼎的北人屠。”中年旅客脸色一变：“久仰久仰。褚兄居然远来山西……”

“从关中来，往北面访友。”北人屠打断对方的话：“你们京都西山三霸混得很不错，在京都有你们的地位，怎么离巢这么远，出了什么事？”

“别提了，京都愈来愈难混啦！似乎天底下的牛鬼蛇神全往京都挤，每个都似过江的强龙，咱们西山三霸再也抬不起头，没得混啦！只好向外发展。听说御马监的梁永梁钦差，在关中神气得很……”

“哦！你们来投效梁钦差的？”

“是呀！听说他监矿兼监税……”

“他还监兵呢！”北人屠冷笑：“关中人叫他梁剥皮，括得天高三尺，地流三尺血水。诸位，不要去。”

“你是说……”

“目下他已经福星远去，太岁当头。”北人屠冷冷地说：“不知从那儿冒出一个叫大刺客林彦的人，正在逐一铲除他那些祸国殃民的爪牙，闹了个烈火焚天，他的脑袋即将旦夕不保。回去吧！诸位。这天杀的杂种太狠了，连我北人屠也看不惯他那泯灭人性的作为。我北人屠的刀，杀英雄好汉显得特别利落，要我去杀那些良民苦百姓，我实在下不了手，去他娘的混蛋加三级！”

星相家根据岁星（木星）绕天的一周（十二年），把天分为黄道十二宫，以岁星所见的部分为岁名。但岁星运行的方向是自西向东，与黄道所分十二宫相反，所以为了计算方便，便假设出

一颗太岁星，与岁星的运行相反，以便形来纪年。

太岁代表人君，率领天上神祇（星主），统正方位，斡运时序，所以不论起造房屋，甚至建筑城池，都不能向着这颗假设的星，这就是所谓冲太岁。太岁所在的方位，是不可冲犯的凶方。起房子冲了太岁，大灾大难永无穷尽。

但太岁怕福星，所以建造房屋的人，惯倒挂上“福星高照”的红布，希望能让太岁滚蛋。

福星远去，太岁就当头。这是说，福去祸来了。

“你老兄别话中带刺好不好？”西山大霸脸色一阵红一阵青，要恼羞成怒了：“你从关中来，八成儿是投奔梁钦差被拒绝了，所以……”

“放你的狗屁！”北人屠投箸而起，秃脑袋一阵油光，表示冒火了：“太爷从山东杀到河南，一向独来独往，凭手中刀称雄天下，从不低三下四听人使唤。为祸山东的马堂马钦差，肆虐淮扬的陈钦差陈奉，太爷都曾经宰了他们不少泯灭天良的爪牙，所以才浪迹天下，依然过自由自在的快活日子。呸！梁剥皮是什么王八东西？他配要我北人屠向他投奔？去你娘的！”

店堂气氛一紧，旅客人人变化。

西山三霸如果想挽回面子，只有一条路好走：拔剑拼命。

没有人能忍受这种当面是臭骂的侮辱，西山三霸当然受不了，三人一脚踢弹长凳，变色而起。

年轻旅客不理睬店堂的冲突，吃完最后一块肉脯离座，取荷包准备会账。

蹄声震耳，三十余匹健马到了店前，三十四名骑士两面一分，下马迅速堵住了食店。

另一半人，控制住停车场。

“进去！”为首的剽悍骑士，向在店门外的四位男女沉声发令，态度极为强横恶劣。

“你说什么？命令我？”风华绝代的少女黛眉一挑，凤目带煞：“你们这一大堆人，是晋南那一路的强盗？斗胆！”

话说得骄傲凌厉大胆，十余名声势汹汹的骑士，全都脸色一变，大感意外。

江湖朋友对三种人必须小心：出家人、妇女小孩、残废者，碰上这些人，有理讲不清安全堪虑。

剽悍骑士当然知道这种禁忌，可是骑虎难下，当这么多人面前受到一个少女的指责，脸往那儿放？

当然，他并不知道少女的来历，更不知道眼前这位看似明艳照人，风华绝代的少女，到底是不是“少”女？反正外表的确像一个含苞待放二八年华的少女，丝毫不带成熟女人的风情，这种刚出道没几天的小姑娘，是很容易对付的。

怒火冲昏了灵智，剽悍骑士不假思索地一耳光抽出。

少女反应快逾电光石火，也一掌挥出。

啪一声爆响，剽悍骑士暴退了三步。

“你找死！”少女冷叱，一闪即至，纤掌再挥，蓦地劲气如山洪暴发，传出隐隐风雷声。

剽悍骑士别无抉择，提高警觉用避实击虚技巧接招化招，刹那间连封七掌，换了九次方位，最后右臂挨了一掌，乘机冲出丈外，脸色冷青，右手有点抬不起来了。

这刹那间的快攻，旁观的十余名骑士根本无法看出招式，一个个目定口呆，似乎还不相信领队人被击败了。

“你练了乾元真气，难怪受得起打击。”少女其实也来不及乘胜追击，全力快攻耗了不少真力：“准备好了，本姑娘要用绝学让你后悔一辈子。”

“在下也要用绝学打发你。”剽悍骑士咬牙说，不再用掌，双手十指不住扣抓，传出像是金石相击的骨节响声：“谁后悔立可分晓。”

少女也用爪功，她的手像猫爪。

眼看要扑上各展绝学，外围十余名骑士突然中分，踱出一僧一道。骑士们对两个年已半百出头的僧道颇为尊敬，欠身让路像是恭迎主人。

“贤侄不可鲁莽。”老道及时相阻，声如洪钟中气充沛，显然意在示威，字字入耳如受巨锤闷声：“乾元真气应付不了女施主的天玄神罡。”

“南无阿弥陀佛！”和尚先稽首念佛号，鹰目炯炯再冷冷一笑：“洞灵观主好造化，造就了这么一位超绝门人，名满江南七载，很少驾临此地，想不到居然出现在山西，委实令人莫测高深。”

从外貌看，这位洞灵观主的爱徒，的确像年华双十的少女，但既然名满江南七载，那就不可能是二八方华的少女了。但中，十三四岁便闯出名号的人也不少。

“无量寿佛！”老道也装模作样：“千幻夜叉霍红姑，不要管吕梁天长堡的闲事好不好？女施主即使有翻天覆地之能，远来山西毕竟有如龙游浅水。女施主真要管，贫道不才，以见笑方家的太乙魔罡，领教天玄神罡是否其有毁天灭地的威力。”

千幻夜叉粉脸一变，傲气消失了一半。

“道长想必是王屋散仙乙休仙长了。”千幻夜叉手徐徐按上剑靶，随时可能拔剑相向：“本姑娘从不多管别人的闲事，我千幻夜叉不屑做侠义英雄。我不管这个冒失鬼是何人物，是他愚蠢地向本姑娘挑衅侮辱的。你王屋散仙唬不了我夜叉，吕梁山天长堡也只能吓唬山西人。今天理字当头，本姑娘必须要求还我公道，哼！”

语气依然强硬，而且充满不甘休的意味。

天下汹汹，群雄并起，各门各道人才辈出，高手名宿与后学之秀各争雄长，每个人都以风云人物自居，真正身怀绝技的人，

名号反而没有敢杀敢闯的人响亮。

千幻夜叉，就是这一代后学新秀中，名号响亮的风云人物，真才实学也佼佼出群。她不但不屑做侠义英雄，反而专向一些侠义英雄挑战，有些消息灵通人士，甚至知道她是一个极为凶残的隐身大盗。

在江湖朋友的心目中，千幻夜叉不但不好惹，而且心狠手辣含笑杀人，对是非黑白认定与众不同的凶魔，口碑相当差的怪女人，冒犯她的人结果相当凄惨。

吕梁山天长堡在山西名气极大，天长堡堡主玄天绝剑祝天长，更是天下七大剑客之一，经常在天下各地走动，所经处腥风血雨相随而至，背地里有人称他为嗜血鬼王，大有取代玄天绝剑绰号的趋势。

千幻夜叉当然知道天长堡的威望，但她在江南的名头同样响亮，情势不容许她退缩，她不是不重视名利的魔道小人物，而是名满江南的名女人。

强者相遇，势将走上不是你就是我的绝路。

和尚眼看要闹僵，必须出面打圆场啦！

“哈哈哈哈哈……”和尚大笑，点了点手中的禅杖以吸引众人的注意：“情势急迫，祝少堡主并没存心招惹霍姑娘，一时鲁莽，情有可原。冤家宜解不宜结，祝少堡主，解铃尚需系铃人，向霍姑娘道个歉，岂不皆大欢喜？老道，你就别煽风拨火好不好？”

“问题不在贫道，和尚。”王屋散仙阴笑：“洞灵观主称太上真仙，天玄神咒号称降妖伏魔绝学。她的门人号称千幻夜叉，在江湖声威远播，在这里碰上无意中开罪她的人，她岂肯善罢甘休？贫道总不能袖手旁观，眼看好友的子弟任由夜叉吞噬宰割吧？”

“那就让和尚调解吧！四海游僧自信还有调解的分量，毕竟和尚我与洞灵观主是同一辈的人，而且不算陌生，霍姑娘不会计

较老衲多管闲事吧？”

千幻夜叉脸色一变，有点不安。

四海游僧昙永，天下四凶之一。这位凶僧什么多戒，就是不戒酒色财气。

王屋散仙已经是江湖朋友畏如蛇蝎的人物，四海游僧更令人闻名丧胆。

这一僧一道，显然与天长堡的人一同前来的。

天长堡主玄天绝剑，名列天下七大剑客之一。

她固然自命不凡，威震江湖，但与这三个位高辈尊武功超绝的名宿相较，仍然差了那么一点分量，何况身在对方的势力范围内，强龙难压地头蛇，她如果不肯罢休，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毫无疑问地，她极为难闯过一僧一道任何一关。

“大和尚，你并非管闲事，而是你们是一伙的。”千幻夜叉咬着银牙说：“好，本姑娘认了。山西是天长堡的地盘，本姑娘这就折返河南不再北行。山与山不会碰头，人与人早晚会再见的，咱们日后江湖上见。”

天长堡主到底有几个儿女，外人无从知悉。眼前这位剽悍骑士，就是祝堡主的儿子祝龙。

祝龙知道自己犯了有眼无珠的错误，把一个威震江湖的夜叉，当作初闯江湖的少女，错得不可原谅。

“霍姑娘，在下错了认错。”祝龙当然不愿树下强敌，日后他还要在江湖扬名立万呢；大方地上前抱拳行礼赔不是：“多有得罪，姑娘海涵。只因为情势急迫，在下也是情急大意，事出意外，姑娘恕罪。”

总算给足了面子，其实他大可顽强到底的，情势对他有利，只要他再点上一把火，一僧一道一定可以帮他摆平夜叉的四个人。

千幻夜叉心中雪亮，目下她是势弱的一方，天长堡的三十余